

THEO 5966 神學與香港社會

# 期末論文

《粵語詩歌詩性空間之神學反思  
- 在街頭建立隱形的神聖寶座》

呈交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龔立人 教授

學生姓名：嚴允慈

2024 年 5 月

## 目錄

1. 簡介
2. 詩歌起源和文化
  - a. 基督教音樂歷史
  - b. 何謂詩性空間？
3. 香港本土粵語詩歌
  - a. 粵語詩歌的興起
  - b. 近十年景況
4. 新香港下當代粵語詩歌建立的神聖空間
  - a. 在教會
  - b. 在街頭
  - c. 在網絡
5. 粵語詩歌詩性空間之神學反思
  - a. 從日常神學 到 終極關懷
  - b. 從異托邦 到 無宗教
  - c. 從門徒訓練 到 靈命培育
6. 總結

## 1. 簡介

2024 年金像獎最佳電影歌曲得獎者是電影《填詞L》的主題曲《填詞魂》，一時引發討論有關粵語歌詞的創作情況。以粵語入詞一向也被認為是困難的，因粵語的九聲調很難協調；但亦有相反意見，若創作是先詞後曲，因粵語的自帶音調，可說是有助創作旋律。回想粵語詩歌的處境，只有大約五十年歷史，相對傳統詩歌或禮儀頌歌，粵語詩歌只是一棵小樹苗。而五十年間粵語詩歌亦有衰微的情況，但自近十年前，粵語詩歌亦有恢復之勢。近五年來年輕樂隊的創作更有爆發性的增長，惟當中亦有不少人對作品質素參差的批判。本文旨於討論粵語詩歌中的詩性空間 (非音樂曲式)，可如何塑造當代香港的文化及實體空間。

## 2. 詩歌的起源和文化

「詩歌」能稱之為「詩歌」，而不是基督教歌曲的原因，當然這只是一個中文翻譯、約定俗成的稱呼。但背後亦可能是因為基督教歌曲的雛形始於希伯來聖經的《詩篇》，在舊約時期也會配以樂器奏出音樂伴而頌唱敬拜主。而《詩篇》的文本體裁以「詩」性文學寫出，所以基督教歌曲我們一般都稱為「詩歌」。而「詩」的文學產生於最古的時代，可算在史前時代的禱詞開始，那時候只是很簡單的禱詞，後來就逐漸發展成為「詩」；<sup>1</sup>而「詩」之所以能感動人，是因為詩是屬藝術的一種，「詩」本身就有情。因著我們向上帝的表達更是充滿真摯的感情，人可以透過嗓音、樂器、舞蹈等經歷神、敬拜主。<sup>2</sup>從音樂傳統來說，詩歌是敬拜神不可缺的部份，因為它就是神聖旋律與文字結合時形成禮儀崇拜。<sup>3</sup>

### 基督教音樂簡史

猶太人的敬拜由詩章、頌詞(即頌唱)和靈歌組成。在基督教早期發展中，信徒聚會時也採用了頌唱(chanting)。當時信徒主要以《詩篇》頌唱或頌讀，<sup>4</sup>歌唱是自早期基督徒運動和教會群體開始以來，表達信仰的一種方式。<sup>5</sup>在保羅的書信和文學中，也發現有大量古希臘詩的格律，這些有修辭性和技巧的文字，成為聚會的詩歌。<sup>6 7</sup>

到了中世紀，聖樂開始加入禮儀崇拜，樂器伴奏出現於十至十一世紀的教堂彌撒歌曲。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教會音樂的功能發生了重大變化。馬丁·路德強調「信徒皆祭司」，希望通過詩歌演繹的崇拜音樂，讓會眾全面參與。他也翻譯和出版了本土語言(德語)的聖詩集，並鼓勵音樂家和詩人創作。

到十八世紀美國的衛斯理兄弟將詩歌視為與未信者接觸和教導真理的理想渠道。十九

<sup>1</sup> 也斯、北島、鍾玲、鄭愁予：〈談詩〉，頁 116-117。

<sup>2</sup> 唐爾斯：《音樂與神學》，頁 27。

<sup>3</sup> 唐爾斯：《音樂與神學》，頁 49。

<sup>4</sup> 唐爾斯：《音樂與神學》，頁 27。

<sup>5</sup> 唐爾斯：《音樂與神學》，頁 52。

<sup>6</sup> Mack, *Rhetoric and the New Testament*.

<sup>7</sup> 陳康：《崇拜與聖樂：理論與實踐全方位透視》，頁 113-114。

世紀拓墾傳統發現詩歌有助佈道，在各種聚會中使用。福音派教會興起音樂人以現代基督教音樂 (CCM) 吸引年輕人。教會音樂在五旬宗復興運動、黑人福音音樂等影響下在 80 年代後在北美呈現爆發性發展。歐洲方面，1962-65 年梵蒂岡第二次會議後，禮儀更新和開放也促進了地方語言和更新詩歌模式的使用。

### 何謂詩性空間？

這種文字能打開這個奇妙的空間，在這我稱它為詩性空間。如一般「世俗」的經驗，當唱著一首好的詩歌，我們應有更多想像的空間，而且這空間更會慢慢地展開。當代詩人認為，好的作品是可出現很多層次，這是可以透過佈局來造成其內在的空間。<sup>8</sup>富經驗的填詞家也指出，首先「詩」中沒有具體形象的意象，最重要是直把心情感受唱出來。詩人的自我形象是抒情語言的主體，與詩中直抒的情意兩者組成很有渲染力的意象。<sup>9</sup>其次這種特殊的空間也許能孕育出一種特質。早在三百多年前的哲學家維柯已認為人類社會的起源是「詩性的」(poetic)，精神或靈性本來就是人類的一種特質，也是一種生活和求知方式。他指出，初民社會本來是詩性的，因人類是無知的、感性的、熱情的，包含原始的毅力和活力，甚至還有一些野性和野蠻性；但具有想像、模仿、記憶、察覺、和創造的力量，並保持有好奇、畏懼、揣測、誇大、迷信等特質。這些特質就是祖先的「詩性智慧」(mythopoetic /poetic wisdom)。<sup>10</sup>當理性的權力越擴張，想像力就越弱，在理性的社會，抽象的表達滲透到我們的語言中，將我們的思考和感覺分開來，理性的書寫大大地限制了我們的思考。<sup>11</sup>所以這種「詩性」特質於我們身處「現代」(modern) 的社會尤其稀有和珍貴，猶如遺失的寶藏。

### 3. 香港本土粵語詩歌

香港本土的粵語歌、音樂發展可從二十世紀初的粵曲發展開始，至 1960 起開始有內地創作的粵語流行曲，但時香港的原創粵語歌不多。直到 1970 年後因外國流行音樂的發展亦帶動香港本土的創作人開始創作本土流行音樂。而香港流行音樂發展，於 90 年代更是輝煌，但亦受礙於數碼音樂掘起的影響。本文無意探討本港流行音樂的發展，但這也可算是香港基督教音樂發展的背景。<sup>12</sup>

<sup>8</sup> 也斯、北島、鍾玲、鄭愁予：〈談詩〉，頁 118-119。

<sup>9</sup> 黃志華：《粵語歌詞創作談》，頁 3。

<sup>10</sup> 歐用生：〈詩性智慧及其對課程研究的啟示〉，頁 1-16。

<sup>11</sup> 歐用生：〈詩性智慧及其對課程研究的啟示〉，頁 1-16。

<sup>12</sup> 粵語歌詞的考量：曾有填詞人說過「廣東歌詞，肯定是香港人最積極參與討論或批判的一種文學形式。」以粵語入詞的困難，如一般人所知，最大的問題是粵語有九個聲調；除調以外，為了使聲律聽起來和諧，依古代詩詞遺傳下來的「規矩」，詞在尾句亦要「押韻」。單是要依這兩個原則把歌詞入樺，又不失其意已是難度。可是粵語歌曲評論人指出現代流行曲歌詞只是作為文學作品的獨立意義越來越弱，對音樂的依附性越來越強。現在歌詞從創意構思時起就不為作為「詩」來供閱讀，只為演唱的；儘管應具有一定的文學性，但它只是音樂的一部分，非文學作品或非新詩。即雖自身是文學，但一經譜曲演唱，它的文學屬性便消失，亦沒有其他存在意義。這是歌詞有別於其他「詩歌」體裁的特質形成之根源。所以他認為好詞的尺度應在乎它轉化為音樂的能力，及眾音樂文學界人士的基本共識，歌詞需以表「情」為基礎；語言意象、結構鋪層、節奏韻律等均為次之，歌詞既有文學性又具有音樂性；他又為歌詞優劣立下四大標準。然而這種以功能性為主和情感表達為基礎的粵語流行歌入詞方法，亦深深影響粵語的基督教詩歌創作。

## 粵語詩歌的興起

香港早在十九世紀作為英國殖民地開始，廣州話已是市民的主要語言，其後大量廣東人口移民香港，故香港土生土長的年輕一代皆操粵語。關於早期香港信徒在教會唱頌的詩歌來源，除了內地出版的中文詩集，和之後港陸續翻譯成中文的外國詩歌（其中不少是英美幾次大復興而留下的福音詩歌）。<sup>13</sup>期後香港的教會受到北美福音派自 60 年代起於不同宗派中出現敬拜音樂的更新，是香港基督教音樂的催化劑。那時香港信徒用母語廣東話來唱，近八成的歌詞皆唱成聲調不對的拗音（即所謂「唔啱音」）。不過，當年的香港信徒並不關注聖詩是否拗音，這些詩歌以其優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詞內容餵養他們的屬靈生命。直到 70 至 80 年代廣東流行音樂的同步興起，催化了土生土長信徒對粵語詩歌的需求。

在80年代，香港無論是粵語流行曲還是基督教粵語詩歌，都進入了黃金盛世。再加上本地基督徒機構的前瞻，<sup>14</sup>促使了香港基督徒音樂協會（下稱ACM）的成立，帶領香港基督教開始走向音樂本色化。ACM 由 1982 起推出《齊唱新歌》系列共 14 集，主要以團契性質為主，有別於主流傳統詩歌以崇拜禮儀為目的。其中以《風雨念香港》（齊唱 4）和《動力信望愛》（齊唱 6）敢於探討教會生活現象最為深刻。此後，「赤道」樂隊的出現更能一度進入流行音樂市場，亦被認為是先行者《齊唱》的精神延續。而在 90 年代粵語流行曲蓬勃時期，香港基督教界也仍繼續翻譯外國歌曲，如《讚之歌》，<sup>15</sup>那時粵語基督教歌曲可成功引入本地教會作佈道和崇拜用途，可是風光不能持久。

基督教粵語詩歌在九十年代末，氣勢已開始回落，原因多種多樣，例如出色的創作人相繼離開音樂機構、外語的敬拜讚美詩歌開始流入本港，及隨著大環境流行音樂文化轉型下，粵語詩歌於 90 年代中後期一時衰微，不少基督教音樂製作公司相繼倒閉。當時於本地流行樂壇亦曾經出現福音流行歌及福音歌手，<sup>16</sup>嘗試讓香港流行樂壇與基督教福音的結合，首度有市場注視的目光。其作品於曲式和歌詞上都有別於教會聖詩的呈現方式，跟流行音樂的卡拉OK 歌曲相似；內容亦以 Canton-pop 情歌包裝著信仰有關的歌詞，或都市人角度去認識信仰，探討基礎福音等。<sup>17</sup>但種種跡象顯示，這些都只是短暫的熱潮。

進入到廿一世紀，有些有心的弟兄姊妹成立了CantonHymn 網上平台，針對粵語原創與翻譯的敬拜詩歌數目減少的問題，鼓勵翻譯粵語詩歌和創作詩歌在這平台收集及公開

---

另外填詞人也分享到以粵詞翻譯外語歌的困難，因在仍要顧及音調、押韻等基本詩歌文學原則外，要保留原曲原意、及格律，往往都可能對翻詞者是二次創作，或需在各文學考量上做出平衡。但學者仍發現有原文歌遠不如翻譯中文歌詞表情達意豐富完整的例子。

<sup>13</sup> 第一本中國本色化華人聯盟的聖詩集《普天頌讚》；第一本翻譯詩歌集是 1884 年由巴色差會翻譯的詩歌集；續翻譯成外國詩歌後來在香港出版的有《青年聖歌》。

<sup>14</sup> 1973 年由蘇恩佩女士成立的突破機構，一直致力帶領信徒走入人群，在 1980 年初舉辦「突破之夜費 81」及「香港現代民歌創作大賽」，這些都促使了香港基督徒音樂協會（下稱 ACM）的成立。

<sup>15</sup> 《讚之歌》版權屬亞洲歸主協會。

<sup>16</sup> 2005-2009 香港樂壇間中有流行音樂福音圈子，例：張敬軒的《遇見神》、鄭秀文《上帝早已預備》、關心妍《這是甚麼道理》等等；基督教音樂機構亦培訓自家歌手組合 Eternity Girls，以主打現代基督教詩歌派台。

<sup>17</sup> 查柏朗：〈香港流行樂壇的福音軌跡〉。2022。

分享，期望推動香港敬拜音樂向前更走，並建立能盛載本土詩歌創作人的土壤。<sup>18</sup>於 2013 年創辦《敬拜風》雜誌，進一步開始連結不同的音樂隊員分享異象。

### 近十年景況

自 2014 雨傘運動後，港人越見擁護香港本土價值，推動恢復粵語敬拜詩歌也在教內漸見高調。其中 Cantonhymn 平台的翻譯外語歌數目漸增，除國語、英語外，亦擴展到印尼語、菲律賓語等；但同時亦因版權條例修訂草案，翻譯作品更見困難推廣。但他們亦繼續鼓勵收集本地創作，並於 2015 年集合了本港十二支敬拜團隊的歌曲發行了《合一的呼求》大碟。<sup>19</sup>特別一提，鍾氏兄弟亦於 2014 年 7 月推出《極》大碟，而雨傘運動則於 9 月發生，鍾氏歌曲內容反映其土壤背景，都是那幾年的鬱悶氣氛，創作人觸景憂憤，自會擊鼓高歌，同時都與時代脈搏同步。<sup>20</sup>為鼓勵本地創作 ACM 於 2015 亦復辦大型詩歌創作比賽，培育新一代基督徒詩歌創作人，其中不同的創作隊伍開始聯繫過來，協作幫助出版製作。自 2019 香港經歷社會性事件，本地原創詩歌更有爆發情增長，一直延至疫情後的今天。這一兩年間有份參與製作及曾發行的音樂隊伍超過 27 隊，跟十年前只有 10 隊以下的數字有明顯增長。

### 4. 新香港下當代粵語詩歌建立的詩性空間

自 2019 社會性事件及疫情後的新香港下，當代粵語詩歌如何在不同的領域建立神聖空間，以下為逐一討論，惟篇幅所限，本文未能逐一以歌詞例子闡述，只能以歌詞大意來分析：

#### 在教會

有牧者指出近十年的詩歌可分為幾種，其中以教會崇拜用敬拜讚美、短詩為主。當中可因為有幾間靈恩背景的堂會，都發展出來的敬拜讚美，和沈浸式的琴與爐祈禱敬拜。因為其中事奉的都有專業音樂訓練，其歌曲作品質素甚高，亦得時下年青人歡迎。亦有些新創作在團契小組內使用，歌曲較多也是敬拜讚美類、「歡樂開心」的團契生活為主。可惜他慨嘆現時關於安靜獨處、個人掙扎、深度祈禱等的歌曲也相對較缺少。<sup>21</sup>

此外由於粵譯詩歌和創作詩歌儼如兩條腿走路，能互助影響彼此提升。Cantonhymn 及一些非華語本地教會於近十年間已儲有過幾千首的粵譯詩歌供本地教會使用，但現在逐漸也見境外華人教會使用，尤其是移民海外信徒群體。<sup>22</sup>可見此等新二次創作譯詞，在海外也能造就信徒。相信這也表示海外移民對用母語崇拜，或以心語 (Heart Language) 敬拜的渴慕。

<sup>18</sup> 陳盈恩、甄敏宜：〈香港敬拜音樂新風潮 -- 復興我們的粵語敬拜詩歌〉。2014。

<sup>19</sup> 慕筵：〈敬拜風 -- 粵語詩歌敬拜新氣象〉。2015。

<sup>20</sup> 《時代的顛覆者》或重唱《說不出的未來》等，都與時代脈搏同步。

<sup>21</sup> 詳情可見 <https://www.theomusichk.com/>

<sup>22</sup> 熱門粵譯詩歌例子：《Goodness of God / 祢的恩典與愛》、《Living Hope / 今生所盼》、《Way Maker / 開路者》。

另一特別的現象，是現今信徒群體已開始離開基礎的信仰，有更多信徒期望向神學等方面追求。有見及此，TheoMusicHK 事工的發起人，透過原創音樂、以及不同神學院老師/學者的文章介紹，藉以能更深入淺出幫助聽眾讀者去深化信仰，建立出一個以普及神學教育作向導的音樂反思平台。此平台中詩歌創作人，皆以處境神學方面出發，以討論某一個神學思想，按著上帝的道和啟示來回應人生、社會、世界休戚相關的信仰問題。<sup>23</sup>

### 在街頭

上文已提及於 2019 後，本地年青人的詩歌創作主題明顯有更是回應社會。在疫情前幾年，其實香港街頭曾出現過一段在大路窄行有很多不同的街頭音樂表演，其中應該以 2017-18 年最為頂盛。在基督徒中亦有不少信徒樂意走出堂會，在街上和陌生人以詩歌分享信仰；可能在過程中比單以福音單張、或友誼佈道更具感染力。由於在街頭詩歌面對的普羅大眾，街頭音樂表演者所選擇的詩歌歌詞內容就多會以回應社會處境、與人連結、產生共鳴的情感出發。早在 2017-18 年分別已有不同的團隊均以《哀歌》<sup>24</sup> 主題表達負面情感，能得到大眾共鳴。在下 2019 年的社會事件中，可能偶然因傳統詩歌《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為背景打開序幕，它亦在反送中運動期間不時成為間奏；其後本地的詩歌作品如雨後春筍，內容都有相似特色 -- 回應社會狀況，例：《滄雨降下》等。<sup>25</sup>

### 在網絡

自疫情後，因網絡使用更多，現時的流行文化多以社交媒體平台傳遞。現代粵語流行詩歌亦不只重視曲、詞，同時也顧及 MV 的質素，以多元感官角度使用不同的藝術媒介來敘述故事。<sup>26</sup> Hypersonic Fest 音樂節的主辦機構 Hypersonic Lab 舉辦基督教流行音樂平台，<sup>27</sup> 曾於 2020 及 2023 年舉行。雖然當中亦有不少缺欠，但其平台舉辦的 Hypersonic HORN Music Award 2020 亦嘗試表揚和了解現時較年輕的信徒的詩歌取向。而因當中具人氣支持的粵語原創詩歌，在網絡上亦曾有過一輪關於歌詞內容和神學之間的爭議。<sup>28</sup> 一度使眾基督徒創作人反思詩性空間的表達，可如何平衡情感、意境、詮釋和神學。<sup>29</sup>

## 5. 粵語詩歌詩性空間之神學反思

本文嘗試以三方面就以上粵語詩歌在本地的發展出的詩性空間與神學對話：

<sup>23</sup> 麥嘉殷：〈基督教音樂的下一束光〉。2022。

<sup>24</sup> 玻璃海樂團 2018 年 4 月；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2018 年 11 月。

<sup>25</sup> 《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呼喊》、《願祢公義降臨》、《黑暗終必過去》等等。

<sup>26</sup> 麥嘉殷、羅旖晴：〈探討粵語詩歌的過去與未來 ACM 研討會：創作受社會現況影響〉。2022。

<sup>27</sup> 陳盈恩、麥嘉殷、高思憫：〈我地真係好鍾意詩歌！香港人的共鳴時代〉。2020。

<sup>28</sup> 佚名：〈〈保守我心〉及詩歌爭議〉。2022。

<sup>29</sup> 佚名：〈詩歌創作的亂世空間〉。2022。

## 從日常神學到終極關懷

保羅昔日向雅典人論上帝有借助於文化，現在我們也需要向文化展開宣教。在日常神學的框架裡，鼓勵我們要用文化詮釋學習理解世界，還須學習如何「書寫文化」。由宗教改革開始，因主張「信徒皆祭司」，所有基督徒都有權利和責任去詮釋聖經及作理解，從而學會解讀時代的徵兆，才可積極地參與日常世界和在社會中為基督作見證。<sup>30</sup>文化與社會有別，但亦關係密切。文化影響的是生命，因為它把信念、價值、思想和實踐繁衍；而文化文本「情緒」是我們生存於世的最基本感覺，也取決於我們講述世界性質的故事/神話：從神話 (Mythos) 性的宇宙觀 (Cosmos) 到，決定我們的精神氣息 (Ethos)，也形成我們的世界觀。<sup>31</sup>

神學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必須與其他文化形式和表現形式接觸；而宗教在歷史上一直是流行文化本身的一種形式。並非所有的文化表現形式都值得在神學上參與，<sup>32</sup>但需要辨別力，就如日常神學作提倡的，神學必須涉及人們如何實際消費和解釋文化。<sup>33</sup>神學家田立克也認為世俗文化和無神論也表達了一種「終極關懷」，因此本質上並不是非宗教的，而在文化中宗教是「實質」，文化是宗教的「形式」。<sup>34</sup>田立克深明了解「文化」甚至「時代」的最佳門徑，可看它的最大焦慮和盼望 -- 「終極關懷」，<sup>35</sup>而基督徒的文化也必需以真實流露基督徒信仰特質 (being) 為目標。

那麼在現時香港人「終極關懷」又是怎麼呢？學者發現在繁榮的香港都市裏，大部份人都追求的物質財富的積累，而不是宗教、文化、政治或哲學等「更高」的追求。<sup>36</sup>那些為生活保障而工作的人，只能追求物質享受；有錢人又太容易譴責這種「物質主義」是一種「低等」的幸福。<sup>37</sup>香港人受到對生活保障的壓迫，香港人的生活質量或精神健康情況都不斷下降；加 2019 年社會運動及疫情以後，根據研究顯示，在香港社會動蕩期間，疑似抑鬱症和疑似創傷後壓力大一障礙的患病率很高。<sup>38</sup>抑鬱症是 2014 年之前的五倍多，自 2014 年佔領中環運動的翻倍。在 2019-20 年的社會動蕩期間，創傷後壓力症癥狀與 2014 相比增加了六倍。現在五分之一的成年人報告懷疑患有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另一所本地大學的研究表明，在疫情開始一年後，有超過 10% 的香港人表現出創傷後壓力症癥狀。<sup>39</sup>無可否認，大部分港人的長期處於負面情緒之中。

從《保守我心》年青創作人寧願冒着錯誤詮釋聖經的批評，反而堅持用「深淵」、「波浪洪濤」等字眼來描寫和形造意境，其實他正表達怎樣的心境呢？也許正是他的

<sup>30</sup> Vanhoozer, K. J., Anderson, C. A., & Sleasman, M.J. 范浩沙等編，陳群英等譯：《日常神學：閱讀文化文本》，頁 12-15。

<sup>31</sup> Vanhoozer, K. J., Anderson, C. A., & Sleasman, M.J. 范浩沙等編，陳群英等譯：《日常神學：閱讀文化文本》，頁 30。

<sup>32</sup> Marsh, "High Theology", 447-451.

<sup>33</sup> 例如：英國衛理公會已將此確定為一個關鍵的優先事項 -- 參與流行文化，期望建立談論信仰的信心。當這開始了對話，然後轉到經文、祈禱、教義等。

<sup>34</sup> Waardenburg, "Theology of Culture (review)", 302-303.

<sup>35</sup> Vanhoozer, K. J., Anderson, C. A., & Sleasman, M.J. 范浩沙等編，陳群英等譯：《日常神學：閱讀文化文本》，頁 16-17、21。

<sup>36</sup> Bell, "The Spirit of Cities," 111.

<sup>37</sup> Bell, "The Spirit of Cities," 112.

<sup>38</sup> Ni, Michael Y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273-284.

<sup>39</sup> Cao, Yuan et. al., "COVID-19 one year on," 1-16.

深沈哀嘆、黑暗悲傷的情感，可得到聽眾的共鳴和支持。如果我們認真聆聽、深度辨識作者背後的意識形態，或許我們可暫且撇開關於經文詮釋的問題，避免教內無謂的爭論。另外亦有些人點出一首受歡迎，但未足夠優秀的詩歌，也能引起如此熱烈的討論，不恰恰說明，大眾仍舊對教會音樂充滿著誠摯的期待，與熱切的執著。<sup>40</sup>這正好提醒我們，在了解文化處境後，應一同以詩歌、藝術，甚至文化來與社會的真實需要對話。然而，作為當代基督徒確實要學習以正確的方法(包括釋經)和角度「書寫」文化。宗教神學的哲學都顯示「存在的終極」，離不開象徵。田立克曾指出人的終極關懷一定要用象徵才能表達出來，因為只有象徵化的語言才能表達這終極。<sup>41</sup>文化創造了超越自然的東西，語言和技術構成了文化兩個基本功能，<sup>42</sup>其中語言具有表達述的功能，把握相遇的事實。<sup>43</sup>而宗教語言象徵性的神話語言是可以詩化的，因詩化的語言正活在象徵之中。它表述的是人與實體相遇的另一方面，而這些詩的象徵都必須依靠感性的表象才能接觸到生命的深度，亦表現出其他方法都不能表達的存在層面。<sup>44</sup>基督徒音樂創作人，尤其是歌詞創作者，若我們能閱讀、辨識清楚時代的心靈需要，並在自己的創作中用藝術文字來盛載這種「終極關懷」，也許能與世界開始對話。

### 從異托邦到無宗教

第二，詩歌中的詩性空間除可直接表達情感，與人連結外。它所形造的空間，可視為「異托邦的神聖空間」--「異托邦」性質的情感空間可能是一種可容讓個體與他者相遇而呈現一己生命，並經驗接待的靈性空間。<sup>45</sup>借用傅柯對「異托邦」的解釋，是有別於主流的價值，在現實世界中存在的另類空間，或這又可衍生另類價值的空間。在人類歷史中曾用「異托邦」來接待處於危機的人，如孤兒、產婦、老人等。這類空間有別於混濁主流社會、完美的及細緻的宗教價值，帶有一種對現世的補償性格；是多元且與主流異質的，但卻潛存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sup>46</sup>

詩性空間如從上文所指能表達出現代世界「終極關懷」，並與世人對話。這個空間更可以一個能連結不同類別、氣質及文化的人，不但沒有彼此排斥，還可建立友誼的空間；

---

<sup>40</sup> 胡清心：〈敘事斷裂裡的上帝——也談〈保守我心〉〉。2022。

<sup>41</sup> 王珉：《田立克 Paul Tillich》，頁 70-71。

<sup>42</sup> 詩歌的功能：根據歷史發展，會眾詩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會眾參與崇拜、表達情感和信念，以及注入美感。在情感方面，詩歌幫助人類抒發難以言喻的情感。好的藝術不只是說教，而是能長久地塑造更真、善、美的觀念。在美感層面，詩歌被視為通往神的途徑，具有深遠的靈性和道德內涵。詩人在創作中述說神的大能。學者認為崇拜詩歌有五大功能：1) 讚美和敬拜創造和末世的神；2) 傳播基督福音；3) 傳遞神的話語，具有釋經和教導作用；4) 促進教會團契；5) 宣告神臨在世界，具有社會性。詩歌不僅在教會內使用，也可在「世俗」領域發聲，成為受壓迫者的呼喚。歷史上不同群體和文化曾利用詩歌表達對正義的追求，如《詩篇》和黑人福音歌曲等，均以隱喻、象徵等手法創造社會想像；此想像是在人們創造集體生活的方式和表現的社會世界中獲得了創造性和象徵力。當教會的想像擴大時，即使回到會眾，詩歌也具有社會異象，目的是要激發信徒的想像力，蒙召要做更大的事。從經驗來看，在詩歌的想像中，當它道出神學事物時，反而讓偉大的神學家也轉向沉默。這種沉默不是空虛，而是記錄了難以言喻的意義，只能在敬畏中默觀。這種文字能幫助我們回歸到敬拜，用最接近生命奇妙之處的能量感受神。

<sup>43</sup> 王珉：《田立克 Paul Tillich》，頁 192。

<sup>44</sup> 王珉：《田立克 Paul Tillich》，頁 196-197。

<sup>45</sup> 駱穎佳：《情感資本主義：從情感獨裁到情感救贖》，頁 165。

<sup>46</sup> 駱穎佳：《情感資本主義：從情感獨裁到情感救贖》，頁 166-167。

用音樂或音樂會去連繫不同的人，例如：和有同樣喜愛的詩歌的人交流，或實體如前文提及的「流行基督教音樂節」等。這些空間可能只存於日常生活裡的「俗世」中，但它更可以是靈性的神聖空間。<sup>47</sup>

藉猶太哲學和神學家馬丁·布柏 (Martin Buber) 在「我-你」(I - Thou) 關係中，他突出了他人深刻的「他者性」(Otherness)；只有當我們充分認識並參與他人的「他者(人)」，而不是將它們簡化為非個人的「它」時，才能產生真正的相遇和真正的群體。而一個有靈性的人、可和對方對話、建立關係的人，已經是一個有靈性 (Spirit)、氣息、生命的「我」(I) 和「你」(Thou)。<sup>48</sup>這不僅對人際關係至關重要，甚至乎延伸於我們與神聖的上帝的永恆關係中也至關重要，他強調「我-你」關係中，對神與人的關係、倫理責任和真實群體的本質等類似。這裡神聖空間概念強調神、人和地方緊密及動態的三向三角關係<sup>49</sup>；這地方就是成就人與神之聖禮相遇的維度，亦可轉為「在地社區」(community-in-place)，與英格所指的神聖地方相似。<sup>50</sup>當以為回應社會公義、眾人情感，讓大家以有共鳴的基督教流行歌曲在街頭被演唱出來，即使街頭市井並不是傳統的神聖空間如教會、禮拜堂，這地方已經可以是異托邦的神聖空間。學者指出其實日常世俗空間也可以滿有靈性的顯現、帶有靈性和救贖性的神聖空間，是生活中容讓主流壓抑的他者呈現自己的地方，端乎我們有否以心及生命經營這空間。<sup>51</sup>這空間容讓各種的情感彼此打動的情動空間，容讓不同的個體彼此結連，擴充彼此的生命幅度，就是接待人的靈性；<sup>52</sup>也許這就是詩歌的基本功能，讓人在敬拜中遇見上帝 -- 無礙物理地域。

然而這種說法也與潘霍華的「無宗教基督教」概念相似。他重新定義真實信仰的本質，超越傳統的宗教結構，走向更投入、更世俗、更愛他者的門徒身份表達。<sup>53</sup>不過因為潘霍華並沒有針對「無宗教的基督教」在其著作直接闡述，本文亦無意在此深究。

### 從門徒訓練到靈命培育

當人對他者用心地回應，靈性就在當中呈現，有靈性的人不僅要聆聽別人說話，還要去回應他者生命、需要的實踐也是一種責任與愛的實踐，是自由的責任，是植根於愛與責任的靈性生命。<sup>54</sup>前兩點分別解釋了詩歌中的詩性空間如何與聽眾互動，但其實在詩性空間中能被影響的也包括創作者本人。

續前文，潘霍華提出於世俗的門徒訓練中，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不應該退出世界，而應該充分參與世俗和生活現實，正如日常神學的主張。他強調了基督徒門徒訓練和道德責任在日常生活、工作和社會參與中的重要性。但此等訓練和培育如何發生？

<sup>47</sup> 蔡貴恆編：《靈性的光輝 2：逆境中的光芒》。頁 142-150。

<sup>48</sup> 駱穎佳：《情感資本主義：從情感獨裁到情感救贖》，頁 173-174。

<sup>49</sup> Vanhoozer, K. J., Anderson, C. A., & Sleasman, M.J. 范浩沙等編，陳群英等譯：《日常神學：閱讀文化文本》，頁 160。

<sup>50</sup> Inge, *A Christian theology of place*, 80.

<sup>51</sup> 駱穎佳：《情感資本主義：從情感獨裁到情感救贖》，頁 169。

<sup>52</sup> 駱穎佳：《情感資本主義：從情感獨裁到情感救贖》，頁 171。

<sup>53</sup> Dietrich, Bonhoeffer. 潘霍華，鄧肇明等譯：《追隨基督》。

<sup>54</sup> 駱穎佳：《情感資本主義：從情感獨裁到情感救贖》，頁 173-174。

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創作者處於閹限狀態 (Liminality)。這是過渡狀態和閹限狀態是解構和重組過程中的階段。創作者最終的目的在於從舊的廢墟中湧現出新的意義，以新的目的感刷新，重新獲得活力。<sup>55</sup>藝術以文化為根基，人的精神和神的精神可聯合起來，「靈」與生命可完全一體；<sup>56</sup>而田立克用了這個「靈」字，就是代表有氣、有生命力的意思。在詩性的創作中，並不是用科學、技術性、或政治的語言，反而這空間正是培養出一種接近靈性的智慧 (包括道德、美學、形上學) 的語言，以追求新的可能性，這正是閹限的狀態。<sup>57</sup>

有詩歌創作人曾表示，<sup>58</sup>在面對動盪的時局，創作人往往有更多靈感、感動，和更多信息想去表達和創作。他在多年前已經寫了兩首歌回應雨傘運動，<sup>59</sup>那時面對一個看似沒有出路的局面，希望藉著那兩首詩歌帶給人安慰和盼望。他指出「音樂是一種藝術，而藝術從來都是叫人反思，無論透過諷刺或叫人思考的手法，都是針對時局。他希望透過詩歌，讓信徒的心甦醒，讓他們看見真理和上帝的教導。因他相信在唱詩歌同時也是向上帝禱告，與神相遇，讓情緒被疏理、創傷被醫治、仇恨被化解、重擔得交託，以致重燃盼望。<sup>60</sup>」新的思考方式和知覺，可幫助探討人類經驗中隱含的、神秘的層面，關心人的獨特性，價值的形成，經驗中意義的定位，正義和公道等議題。然而，這也是朝向靈性的旅程。詩歌創作者用專注於創造力、想像力的「藝術」，和單是專注於大眾傳播的「媒體」是有區別的。<sup>61</sup>由於藝術性的宗教語言正是使用從普通經驗 (如日常生活) 中的材料來進行創作，但如沒有對那個成為象徵的材料 (即日常生活) 瞭解，那對這個象徵本身就無法理解。<sup>62</sup>詩歌創作人必須是自己已經歷過那些思想轉化的過程，才能運用到詩性語言向信徒分享信息，並同樣以此等非理性語言來培育信徒成長。最深的「美」是與「善」和「真」相統的東西，<sup>63</sup>創作者期望以「美」的東西盛載和展示存在深度的東西，並且分享；也許這就是一種另類的靈命培育。

## 總結

本文嘗試以香港粵語基督教詩歌的發展歷史，探討如何運用詩性空間與神學對話，並為未來基督教音樂發展提出神學反思。

從歷史發展來看，粵語詩歌一直希望以「入心入肺」的感染力，餵養信徒。<sup>64</sup>但現今社會節奏快速、資訊繁雜，能專心聆賞詩歌的人不多，詩歌未能如往昔般帶領信徒重新

---

<sup>55</sup> Knill, Paolo, Ellen Levine, and Stephen Levin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Expressive Arts Therapy: Toward a Therapeutic Aesthetics*, 48-51.

<sup>56</sup> 王珉：《田立克 Paul Tillich》，頁 193。

<sup>57</sup> 歐用生：〈詩性智慧及其對課程研究的啟示〉，頁 1-16。

<sup>58</sup> 麥世賢、陳盈恩、麥嘉殷：〈黑暗時代，讓我們同唱屬於香港的詩歌〉。2019。

<sup>59</sup> 分別是〈願你公義降臨〉和〈哀歌〉。

<sup>60</sup> 麥世賢、陳盈恩、麥嘉殷：〈黑暗時代，讓我們同唱屬於香港的詩歌〉。2019。

<sup>61</sup> Marsh, "High Theology," 447-451.

<sup>62</sup> 王珉：《田立克 Paul Tillich》，頁 193。

<sup>63</sup> 王珉：《田立克 Paul Tillich》，頁 195-196。

<sup>64</sup> 艾阮：〈黃金盛世不再，百花園圃可待〉。2019。

得力。因此我們需要以「信仰的眼睛」閱讀文化，<sup>65</sup>因當現代城市已經缺乏以精神為中心的意識。<sup>66</sup>基督徒更應視城市和街道本身為神聖的景觀，探討如何在公共空間裡，沉思靈性對公共領域、社會正義和人性心靈的重要性。同時需以非理性、非說教的詩性語言書寫文化，因神學想像力可以轉化情緒，超越理性層面。當前粵語詩歌常被批評題材過於狹窄、涉及聖經詮釋問題。<sup>67</sup>作詞者應擴展想像領域，以更「正當」的方式書寫：<sup>68</sup>1) 深挖生命深度，而非拘泥於表面；2) 表達與存有的藝術相遇，而非純主觀感受；<sup>69</sup>3) 要求創作者的誠實，不盲目迎合潮流。<sup>70</sup>過於單一功能性的詩歌，難以產生公共性、引起共鳴，反而有時流行曲更能開啟接納「他者」的神聖空間。

筆者於資料搜集期間無意中發現原來最早翻譯外語流行詩歌的是潘靈卓宣教士 (Jackie Pullinger)，她基於服務不諳英語的城寨居民的需要，親自翻譯外語詩歌，讓他們用母語向神表達情意。這種建立新詩性空間的做法，幫助神與人相遇，並需要連結更多人，不局限於教會。<sup>71</sup>更可以街頭表演的形式，或透過媒體在網上與更多人連結。讓神聖空間不再固定於教堂的建築物，以流動到在香港的橫街窄巷，甚至大氣電波之中。

要推動基督徒文化行動，需要運用神學思維和文化理解能力，以福音踐行和創作來回應社會，<sup>72</sup>並參與流行文化的討論，批判對屬靈或神學話語的局限。<sup>73</sup>這樣才能為未來基督教音樂發展提供神學反思。

---

<sup>65</sup> Vanhoozer, K. J., Anderson, C. A., & Sleasman, M.J. 范浩沙等編，陳群英等譯：《日常神學：閱讀文化文本》，頁 2-15。

<sup>66</sup> Walker, Andrew, and Aaron Kennedy. "Discovering the Spirit," 79-96.

<sup>67</sup> 張祥志。〈邪惡的波浪洪濤？——心跡篇〉。2022。

<sup>68</sup> 對把關者所要求的，不單單是神學的準繩、禮儀的掌握、鑑賞的能力，還要敏銳於信眾的心聲、創作者的需要，還有上主的心懷。

<sup>69</sup> 王珉：《田立克 Paul Tillich》，頁 196-197。

<sup>70</sup> 王珉：《田立克 Paul Tillich》，頁 207-208。

<sup>71</sup> 陳盈恩、鄧季枝、麥嘉殷。〈創作選歌如何兼容？基督教音樂生態檢閱〉。2022。

<sup>72</sup> Vanhoozer, K. J., Anderson, C. A., & Sleasman, M.J. 范浩沙等編，陳群英等譯：《日常神學：閱讀文化文本》，頁 63。

<sup>73</sup> Marsh, "'High Theology'," 447-451.

## 參考文獻

- Bell, Daniel A. and Avnerde-Shalil. "The Spirit of Cities" In *HONG KONG: THE CITY OF MATERIALISM*, 111-139. U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Brennan, Robert Edward. "Theology of Culture by Paul Tillich (review)." *The Thomist* 22, no. 4 (1959): 562-564.
- Cao, Yuan et. al. "COVID-19 one year on: identification of at-risk groups for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poor health-protective behaviour using a telephone survey." *BMC Psychiatry* 22, no. 252 (2022): 1-16.
- Inge, John. *A Christian theology of place*.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2003.
- Knill, Paolo, Ellen Levine, and Stephen Levin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Expressive Arts Therapy: Toward a Therapeutic Aesthetics*.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2005.
- Lam, Yee Lok Enoch. "Christian Musicking as Imagined Communities: Three Case Studies from Hong Kong" PhD diss., Hong Ko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2.
- Mack, Burton L. *Rhetoric and the New Testament*.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0.
- Marsh, Clive. "'High Theology'/'Popular Theology'?: The Arts,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Contemporary Theological Task." *Expository Times* 117, no. 11 (2006): 447-451.
- Ni, Michael Y, Xiaoxin I Yao, Kathy S M Leung,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British edition)* 395, Issue 10220 (Jan 2020): 273-284.
- Sheldrake, Philip. "Rebuilding the Human City: Spiritualit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 In *Discovering the Spirit in the City*, by Andrew Walker and Aaron Kennedy, 1-15. United Kingdom: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10.
- Tillich, Paul. *Theology of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Thompson, John B. "Ideology and the Social Imaginary: An Appraisal of Castoriadis and Lefort" *Theory and Society* 11, no. 5 (1982): 659-681.
- Thompson, John B.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deolog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Waardenburg, Jean Jacques. "Theology of Culture (review)."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3, no. 2 (1965): 302-303.
- Walker, Andrew, and Aaron Kennedy. "Discovering the Spirit in the City." In *Discovering the Spirit in the City*. 79-96. United Kingdom: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10.
- Wodehouse, Helen. "Martin Buber's 'I and Thou.'" *Philosophy (London)* 20, no. 75 (1945): 17-30.
- Dietrich, Bonhoeffer 潘霍華。鄧肇明譯。《團契生活》。香港：基督教文藝，2014。
- Dietrich, Bonhoeffer 迪特里希·朋霍費爾。高師寧譯。《獄中書簡》。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 Dietrich, Bonhoeffer 潘霍華。鄧肇明、古樂人譯。《追隨基督》。香港：道聲，2016。
- Vanhoozer, K. J., Anderson, C. A., & Sleasman, M.J. 范浩沙等編。陳群英，黃大德譯。《日常神學：閱讀文化文本》。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11。
- 王珉。《田立克 Paul Tillich》。臺北市：生智文化，2000。
- 王志成、柯進華。〈他者、對話與神學的希望——簡評特雷西《與他者對話》〉。《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三十五期（2011），頁 339-359。
- 也斯、北島、鍾玲、鄭愁予。〈談詩〉。鄭培凱編。《流動情感 --- 2008 城市文學獎作品集》，頁 112-121。香港：香港城市大學，2008。
- 艾阮。〈黃金盛世不再，百花園圃可待〉。《時代論壇》（2019年1月25日）。
- 吳靖國。〈詩對教學藝術的啟示〉。《當代教育研究季刊》第十七卷第四期（2009），頁 127-160。

- 林國璋。〈粵譯聖詩 -- 跨越傳統與現代詩歌的鴻溝〉。《時代論壇》（2015年8月24日）
- 查柏朗。〈香港流行樂壇的福音軌跡〉。《時代論壇》（2022年6月10日）。
- 胡清心。〈敘事斷裂裡的上帝——也談〈保守我心〉〉。《時代論壇》（2022年10月12日）。
- 唐爾斯著。陳永財譯。《音樂與神學》。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11。
- 高思憫。〈廣東話流行詩歌回顧與前瞻〉。《時代論壇》（2022年10月28日）。
- 陳康。《崇拜與聖樂：理論與實踐全方位透視》。香港：基道出版社，2020。
- 陳盈恩。〈基督教音樂不只是敬拜音樂！〉。《時代論壇》（2019年2月14日）。
- 陳盈恩、甄敏宜。〈香港敬拜音樂新風潮 -- 復興我們的粵語敬拜詩歌〉。《時代論壇》（2014年1月13日）。
- 陳盈恩、麥嘉殷、高思憫。〈我地真係好鍾意詩歌！香港人的共鳴時代〉。《時代論壇》（2020年12月4日）。
- 陳盈恩、鄧季枝、麥嘉殷。〈創作選歌如何兼容？基督教音樂生態檢閱〉。《時代論壇》（2022年10月21日）。
- 麥嘉殷。〈基督教音樂的下一束光〉。《時代論壇》（2022年8月26日）。
- 麥嘉殷、羅旖晴。〈探討粵語詩歌的過去與未來 ACM 研討會：創作受社會現況影響〉。《時代論壇》（2022年8月5日）。
- 〈談詩歌使用與創作生態〉。《時代論壇》（2022年8月8日）。
- 麥世賢、陳盈恩、麥嘉殷。〈黑暗時代，讓我們同唱屬於香港的詩歌〉。《時代論壇》（2019年9月6日）。
- 張祥志。〈邪惡的波浪洪濤？——心跡篇〉。《時代論壇》（2022年10月14日）。
- 黃志華。《粵語歌詞創作談》。香港：三聯書店，2003。
- 詹姆斯·懷特著。禮亦師譯。《基督教崇拜導論》。香港：基督教文藝，2011。
- 歐用生。〈詩性智慧及其對課程研究的啟示〉。《課程與教學季刊》第十卷第三期（2007），頁1-16。
- 慕筵。〈敬拜風 -- 粵語詩歌敬拜新氣象〉。《國度復興報》（2015年6月10日）。
- 蔡貴恆編。《靈性的光輝 2：逆境中的光芒》。香港：靈根自植，2016。
- 駱穎佳。《情感資本主義：從情感獨裁到情感救贖》。香港：Dirty Press\_Clean Press，2020。
- 盧惠明。《從空間進路到神的國度：在地、在教會、在城市》。香港：基道出版社，2023。
- 佚名。〈詩歌創作的亂世空間〉。《時代論壇》（2022年10月21日）。
- 佚名。〈〈保守我心〉及詩歌爭議〉。《時代論壇》（2022年10月14日）。